

黑色唱碟

The Black Album

哈尼夫・庫雷西 Hanif Kureishi ◆著
黃秀香◆譯

a

自我 大英帝國 棕色人種 情慾 維多利亞
© & © 2001 New Rain Publishing CO. 新雨出版社 ● TEL : 29789528 ● FAX : 29789518

新雨出版社

黑色唱本

The Black Album

哈尼夫·庫雷西 Hanif Kureishi ◆著
黃秀香◆譯

a

自我 大英帝國 棕色人種 橫濱 維多利亞
©&© 2001 New Rain Publishing CO. 新雨出版社 ● TEL : 29789528 ● FAX : 29789518

新雨出版社

哥哥齊力借給他《殘酷大街》和《計程車司機》，要他有心理準備。這兩部電影雖然高潮迭起，卻無法讓他從容面對平凡的貧窮問題。剛到的第一天，他就看見一個可憐的女人，腳上只跛著塑膠鞋，拖著三個小孩過街，到了對面，脫下鞋子就往小孩手臂上打。

他也懷疑附近的一個貧民窟最近可能關閉了，因為不管白天夜裡，大馬路上總是有很多瘋子、愛現鬼、胡言亂語的人對著天空鬼叫。有個剃光頭的男人成天站在門口，握緊拳頭、自言自語；沒人關心的年輕人手裡拿著啤酒罐，像是握著手榴彈似的，夏伊剛開始以為這些人是學生，後來看見他們倒在門口昏迷不醒，身上流著汁液，像是被狗撒了尿；還有一個女孩，整天在工地和廢車堆裡檢拾柴薪。

開放的店門口依舊飄來陣陣菜香，有印度菜、中國菜、義大利菜、希臘菜的香味，讓夏伊好興奮，就同他第一次打這兒經過時一樣。當時他扛著行李，心裡滿是期待。在這些餐廳之間夾雜著許多倒閉的商家，門面上釘著木板；有些則改裝成專賣便宜貨的小舖或者慈善商店。夏伊原本以為倫敦人特別樂善好施，他的巴基斯坦籍房東笑著對他解釋說，這些店是因為破產才開的，並非出於什麼善行懿德。

瑞茲再開口說話，他並不看著夏伊，只是說：「你當然很用功啦，來這兒的人都一樣，可是你也在追求很重要的東西。」

「我有嗎？」

「你很認真，這一點我毫無疑問。」

夏伊不想立刻質疑瑞茲的想法，他只是很驚訝，瑞茲的話怎麼說得這麼親密。或許最近夏伊的身邊有太多矜持寡言的英國人了。

「對，我下定決心在這個學校好好用功，因為我——」

「這家餐廳很棒，菜色簡單，一般人都來這兒吃。」

「我會記住你的話。」

「一定會。」

這家印度小館子位在加勒比海假髮中心和羅馬尼亞餐廳之間，髒污的網式窗簾後面，排著幾張素白的椅子和冷硬的桌子，夏伊隨著他的新朋友走進去。

「你會覺得就像在家裡一樣。」

這麼一個地方，放著五張塑料貼面桌和固定式凹背單人椅，點著白亮的霓虹燈，活脫像個牢房，瑞茲憑什麼認為他會有回家的感覺？

每道菜都用長方形鋼盤盛著，放在玻璃櫃裡面，還貼了標籤標明是「茄子」或是其他菜。架上有兩個微波爐用來熱菜；牆上有個銅盤，鐫刻著可蘭經文；有個男孩坐在桌前寫功課，夏伊猜是老闆的兒子。

夏伊在看菜色，或許瑞茲覺得自己對待新朋友稍嫌霸道，使用更委婉的口氣說：「就算

你已經吃過了，也可以陪我坐一會兒吧，這樣會不會太麻煩你了？」

「一點也不會。」

「你知道，我剛剛指的不只是你的學業，你在尋找一個目標。」

「我也不太確定。」夏伊幽幽地說。「或許你說對了。」

夏伊坐下來，瑞茲走去櫃檯向老闆點菜。老闆滿口紅牙，嚼太多檳榔的關係，他舀起食物放在塑膠盤子上，再放進微波爐裡。夏伊無意間聽到瑞茲向老闆問起他另外一個兒子法哈特的事。

血牙要小兒子停下手邊的功課，把菜端給客人。

「你哥哥人呢？」瑞茲悄悄問小男孩，同時坐下來。

男孩看看他父親，確定他沒有在聽。

「哈特讀書，樓上，晚上不准出去，爸爸生氣。」

瑞茲點點頭。「跟他說我明天要見他。」

「好。」

怪事完了之後，瑞茲和夏伊用發燙的手撕下熱煎餅，放進木豆和油牛肉醬裡浸泡。夏伊抬起頭瞧見瑞茲這種吃法，他很少見到吃東西這麼快的人，好像在幫機器灌油似的。他心想，真是幸運！夏伊等著學校生活真正開始，他一直希望智識上能有所啟發，其他各方面也

一時之間，冷靜自持的瑞茲也激動了起來，他拍了一下桌子。「什麼權力？」

「對。」夏伊說道。

「我指的是這些人，也就是我們的同胞，他們的生命中到底擁有什麼？」

「至少他們有安全感和目標。」

「那麼他們就是迷失了。」

「怎麼會？」

「當然，如果他們只有這些的話。就是這個道理！」

夏伊瞅著他被食物弄成菸黃色的手指，瑞茲想激怒他，他後悔自己剛剛那麼坦率直言，卻也滿喜歡這種對話方式。他只說這件事就好了。

「他們當然失去了一些東西，」他承認。「比如說，他們沒法喜愛藝術，也看不起自己的工作。他們嘲笑那些顧客，笑他們光著醜陋的身子在外國海灘泡澡，還跑去卡拉OK酒吧。」

「沒錯，他們完全正確！沒有一個巴基斯坦人會在海邊當傻瓜，從來沒有。可是快要有了，你不覺得嗎？我們就要穿著比基尼到處遊蕩了。」

「我媽和齊力就在等這一天，等亞洲人跟團出國旅行。」

「對不起，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？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，我覺得你的家人有些不尋常的

特質。」

「我覺得是啊。」

「那他們怎麼肯讓你到這個偏遠的大學唸書？」

瑞茲很客氣，有點靦腆，完全沒有阿塞夫叔叔喝了威士忌就愛吹噓的習氣。可是夏伊還是懷疑瑞茲別有用心，有點在逼他開口，想知道他的事。不過瑞茲的目的是什麼？他到底是誰？為什麼敢問這種問題？

「因為一個叫狄狄·奧絲古的女人。你認識她嗎？」

「喔，認識啊，她在這個學校名氣可大了。」

「應該的。而且我的成績很爛。」

「你？」瑞茲語帶關切地說。「為什麼？」

「那時候我，嗯，心裡有事，我的女朋友懷孕了。她，嗯，必須——」

「必須什麼？」

「墮胎，第三期。這是很丟人的事。」他擔心瑞茲聽了會有反感，也許是因為他自己都覺得這件事很糟，而且最後他逃走了。瑞茲真的嘆了氣。「後來，我爸媽就強迫我幫他們工作。」

「你尊重他們的意見。」

瑞茲溫和地說：「你怎麼辦到呢？」

「我強辯……為什麼我不能和別人一樣有種族偏見？為什麼我就要放棄這種特權？為什麼我就要當好人？難道我不如人就不能到處欺負人？我快變成怪物了。」

「你不想當種族主義者，」查德說道。「此時此地我可以肯定告訴你，而且要讓你知道現在沒事了。」

查德看著瑞茲，瑞茲斜著頭表示同情，保證真的沒關係。

「不要以為這是個人的問題，」查德指著他自己和瑞茲。

「因為我們知道實情，我們認為你根本不是那種有種族偏見的人。」

「我就是種族主義者。」

查德拍了一下桌子。「我說過，你只是個容器，接收了社會上的偏見。」

「我一直想加入英國民族黨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如果他們有入黨表格的話，我早就填了。」夏伊轉向瑞茲。「要怎樣才能加入這種黨派？」

「大哥會知道吧？」查德失去耐心了。他向瑞茲詢問，瑞茲正在翻看他的手提箱，還肯定地點點頭。

查德按捺住脾氣繼續說。「聽著！這一百年來是歷史上最漫長、最艱苦的世紀，種族主義橫行，你怎麼可能不受這種偏見的影響而扭曲了想法？所有白人身上多少都帶點希特勒的影子，他們也感染了你，這都是他們造成的。」

「只有那些淨化心靈的人才可能躲得過。」瑞茲說。

他起身往門口走去。

「大哥要呼吸新鮮空氣，」查德說。「我們都需要！」

查德和夏伊跟著瑞茲回到宿舍。夏伊情緒煩亂，擔心自己太打擾這兩位新同伴，他們一定不想交他這個朋友了。他喜歡查德，查德渾身上下充滿歡笑——肩膀、肚子、胸膛，他揮動雙手像是揮扇子似的，彷彿有人在他胃裡發動了馬達。可是查德卻決意要控制這氾濫全身的笑意，這並不容易，他似乎覺得老是這麼愛笑總有些難為情。

在瑞茲的房門外，夏伊如知心朋友般握住瑞茲的手，隱隱流露出敬重之情。「很高興今晚認識你。」

「謝謝你，」瑞茲說道。「我也學了不少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「不說再見。」

「對不起？」

「我們非常樂意和你交朋友。」瑞茲對著夏伊露出微笑，好像他通過了某種考驗。

第二章

幾分鐘之後，夏伊正要用鑰匙開門，卻發現查德就站在背後想溜進去。

「進來啊。」夏伊說了這句多餘的話。

查德關上身後的門，緊挨在夏伊身邊。他壓低聲音：「他怎麼樣？」

「不錯。」夏伊回答，知道他指的是瑞茲。夏伊猜可憐的瑞茲是不是有隱疾，他身體顯然不是很好。「要喝點什麼嗎？」

「老實說，我想喝水。你真幸運，就住在他隔壁，你覺得他好像對你不錯？」

「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查德細細觀察夏伊的臉，似乎認定他知道瑞茲的秘密。「很好啊，很好。」查德鬆了一口氣說。「我這幾天都不在他身邊，因為他有幾件特別關心的事要做。我想他很快就會讓我看到成果，因為事情就快做完了。他是不是太操勞了？」

「他隨時都在忙。」夏伊自信滿滿地說。

「事情很多。」

「當然。」夏伊壯了膽，準備好問一件事。「你知道他到底在做什麼嗎？」

「對不起。」

「我的意思是……有什麼不尋常的事嗎？」

「他不會說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是——」

「對，事情不尋常，可是照例也要寫信給國會議員、內政部和移民局，還要幫報紙寫文章。他還想向企業界募款辦報紙。他也和伊朗人有接觸，可是他不愛說這些事，反正……」

夏伊注意到查德的眼神看起來十分悲傷，好像深受傷害。

「你在餐廳裡說的話讓我好感動，」他和夏伊擊掌鼓勵。「說得好，能夠這樣說話的男人就像獅子一樣勇敢，你就是其中一個。」查德開門。「走吧。」

「去哪裡？」

「來就是了。」

夏伊跟著查德，就像之前跟著瑞茲一樣。

查德在隔壁房門上敲了幾聲，就是夏伊之前以為沒人住的那一間。裡面有人應聲，他們就進去了。

瑞茲背對著門，坐在堆滿東西的書桌前，在檯燈下工作，剛好看得到對面玩賓果遊戲的

身上蓋著一大疊報紙和紙板，空果汁罐立在他們的頭旁邊，像是九柱戲的柱子。街上空無一人的漢堡店、烤肉店還有關閉的店門在嘲笑他，他知道，不管是誰偷的，犯人都不會想逃跑。

夏伊對著洗衣機拳打腳踢，可是這機器本來就經得起敲打。他在寒夜中踱步慢行，很怕回去瑞茲的房間，更不想描述這個小偷人渣橫行的爛地方。

瑞茲還是維持原來的姿勢，態度也一樣專注，並不理會查德用雞毛撢子拂拭他的墨水瓶，房間內一幅寧靜安足的夜晚景象。他們會再讓夏伊進來嗎？他想解釋整個事情的經過，可是得等到查德不在瑞茲身邊時才行。

「查德，糟糕了，但不是我的錯。我……我把衣服搞丟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就是你要我送洗的衣服啊。」

「瑞茲的衣服？」

「衣服被偷了。」

查德朝瑞茲看了看，他還是認真在寫東西。查德小聲說：「你把大哥的東西弄丟了？」

「恐怕是了。」

「真不敢相信你會做這種事。」

「事情可嚴重啦。喔，我來看看你有沒有那張《黑色唱片》。」他又興味十足地往箱子裡瞧。「沒什麼人有。哇，你竟然也有這張盜版的！」他不屑地加上一句。「你從哪裡弄來的？」

「肯登市場。」

「對，那裡有很多盜版的唱片。」

「想聽嗎？」

「決不。」

查德放下王子的唱片，站起來，仔細察看房間的其他部分。

在家的時候，夏伊喜歡把圖書館的畫冊借出來，翻開放在房間裡，這麼一來，當他刮鬍子或是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唉聲嘆氣的時候，就可以看看林布蘭、畢卡索、維密爾的畫，試著瞭解這些畫的意義。

他在一大片棕黃發亮的壁紙上貼滿自己最喜歡的明信片。其中有很多是馬蒂斯的畫，他自認為馬蒂斯是那種沒人能批評他不好的藝術家。用藍黏土貼著的是李歐塔畫的瑪麗·葛寧畫像，彼得·布雷克的《威尼斯海灘》，畫中有他本人、哈克尼·哈哲金和霍華·哈哲金，還有幾張畢卡索的畫，米雷那幅奇特的畫《伊莎貝拉》，一張艾倫·金斯堡、威廉·伯洛斯、尚·惹內和躺在床上的珍·伯金的合照。牆上也有很多其他的明信片，都是夏伊從房間

「對，有時候我看見一些人，就想抓住他們說：『讀讀莫泊桑或是福克納寫的這篇故事，一定不能錯過這個作品，好作家的手筆，比電視還好看！』」

「沒錯，西方人自以為很文明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還比其他入種優越，他們九成的人所讀的書，你連拿來擦屁股都嫌髒。可是夏伊啊，不久前我學到一個教訓。」

「學到什麼？」

「生命中還有比自娛更重要的事。」

「文學不只是娛樂而已啊！」夏伊覺得心情太激動了，想控制一下情緒。他拿起一本書隨意翻閱，然後淡淡地說：「書看起來很難，其實不然。」

聽夏伊一副紆尊降貴的口氣，查德臉色緋紅：「對！知識分子就是這樣，覺得自己高人一等！」

「查德，知識分子當然比一般人想得要深刻啊！這絕對不是壞事。」

夏伊盡力表現出溫和的態度，卻把情況弄得更僵。

「壞事？知識分子懂什麼好壞？」夏伊天真的想法激怒了查德，他裝腔作勢要讓自己冷靜。「小弟，你要學的可多著呢。我們別浪費時間討論這些雞毛蒜皮的事了，我們還有很多正事要辦呢。今天晚上你犯了一個天大的錯。」

「查德，我真的很抱歉。」

他迫不及待想見狄狄·奧絲古。

夏伊會認識她是因為布萊敦海邊一家叫《活力》的俱樂部。那個地方很棒，倫敦的年輕人總喜歡搭週六的末班火車飛馳南下到這個濱海城市。他們整夜跳舞，凌晨時分在海邊閒蕩嬉鬧，一直要到午餐時間才拖著困乏的身體回家。那回是夏伊和女朋友分手後第一次出門，他想重新開始，到外面走走，剛好有天晚上一個朋友說可以開車載他到這個活力奔放的地方。

夏伊從來沒聽過節奏這麼快的音樂，電子合成樂聲像電鑽一樣。在場的人都穿騎自行車專用的彈性纖維短褲，配上印著黃色笑臉的白色T恤。大家互相擁抱、親吻、撫摸，一派天真無邪的模樣。清晨時，夏伊和一個倫敦黑人男孩聊天，他認為有個教他的女老師很棒。

夏伊覺得該是受啟蒙的時候了，便跑去倫敦找這位老師。夏伊敲門進去看到她之後還以為她是學生，直到她自我介紹之後，夏伊才知道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她的辦公室只有電話亭三倍大小，書桌上方釘著王子、瑪丹娜、王爾德的照片，下面有句引言：「一切限制都是牢籠。」

狄狄詢問他在七橡村的生活還有閱讀的情況，還問了幾個難題，有關萊特及愛立森（〔Richard〕 Wright & 〔Ralph〕 Ellison）、愛麗思·渥克（Alice Walker）、托妮·莫瑞森（Toni Morrison）這些作家的問題，夏伊感覺得出來，狄狄希望他認真上進。